



曹溪禅之新击节

——十一年冬作—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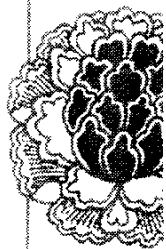
达摩别传一宗，至曹溪而大行中国；宋时驰及朝鲜、日本，迄今流衍未衰，可为盛矣！然自达摩以逮曹溪，虽别传之心宗实超教外，而悟他之法要不离经量。曹溪曰：“吾传佛心印，安敢违于佛经？”又曰：“《涅槃经》吾为讲说，无一字一义不合经文……为汝终无二说。”又曰：“执空之人谤经，直言不用文字。既云不用文字，人亦不合言语，只此言语便是文字之相。”又云：“直道不立文字，即此不立两字亦是文字。见人所说，便即谤他言著文字。汝等须知自迷犹可，又谤佛经！不要谤经，罪障无数。”故达摩、慧可授受《楞伽》，黄梅、曹溪宏演《金刚》也。夫《楞伽》乃大乘妙有法轮之天枢，而《金刚》亦大乘真空法轮之斗杓，洪源遥流，酌之不改初味，雪山宝林，湛焉有如新泻。每读信心之铭，证道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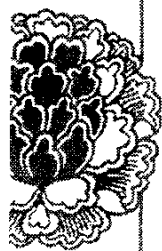
歌，观《般若》、《瑜伽》诸经论，辄觉涣然融释，妙洽无痕。惟后时宗徒既混入知解，而教徒亦强挺荆榛……四教先乱般若，五教尤乱《瑜伽》——江西石头以下诸师，为救其弊，数变其法：或由旁敲侧击使亲悟，或由电骤雷轰令顿契。然皆要期自证，不为语通，绝言思之妙心，终不用父母所生为口说。故曰：“若能不触当今讳，也胜前朝断舌才！”虽易临机之用，不失教外之传，而要以曹溪法实为综前开后之大规范。今者《般若》、《瑜伽》重畅，试为一拈唱焉。

一 曹溪之自悟

夫诸法缘生，生空无性，此大乘般若之轮也。诸法唯心，心幻无性，此大乘瑜伽之轮也。破我法之执，彰真俗之谛，发理量之智，证性相之境，说或小异，揆无不同。曹溪闻《金刚般若》心即开悟，即悟此也。后呈其悟，故书偈云“菩提本无树”，以诸法唯心故；“明镜亦非台”，以心幻无性故；“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”，以诸法缘生，生空无性故。然此二轮犹收教内，教外之传，尚须一征。其夜，五祖以袈裟遮围为说《金刚经》，至



“应无所住而生其心”，乃言下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。遂言：“何期自性本自清静！何期自性本不生灭！何期自性本自具足！何期自性本无动摇！何期自性能生万法！”五祖知悟本性——即下本心，谓曹溪曰：“不识本心——即上本性，学法无益。识自本心——无性本心，见自本性心本无性，即名丈夫天人师佛。此大悟界，惟回绝言思之妙心——触讳，罪过，名相之所不能安立。故教下虽强名一真法界，或曰本如来藏妙真如性，旋曰非安立谛，废诠不诠。此云言下大悟，实非言语能到，故为教外别传之宗。此“宗”何指？姑借一言假为诠表，则曰：无性空心，心圆众妙。心幻无性故应无所住；无性真心故而生其心。心——此无性空心，即曹溪所云自性——圆众妙，本自清静，本不生灭，本自具足，本无动摇，能生万法也。由是总其悟旨，可归二言：诸法唯心心幻无性（亦可诸法缘生生空无性），无性空心（亦可无性幻心）心圆众妙。后世三关之意，亦不外是。诸法缘生而生本空，一也；诸法皆心而心如幻，二也；无性妙心心即诸法，三也。夫至无性妙心心即诸法，则随手举来莫非涅槃（本空无性）妙心也，明矣！然此实非比智假诠可及，故云教（比智假诠）外别传。



二 曹溪之悟他

曹溪说法悟他，皆从自悟境界流出。然以大悟之界，须人自达，故其所言不离教内空、有二轮。说空破有，说有破空，遣除邪执发生正智而已。意在教外，言不离教，此曹溪禅所由高也。由此其说法之纲要，只是万法心生，生空无性——“非风幡动，仁者心动”，法心生也。“佛性无常、诸法是常”，空无性也——，俗真真俗，出没即离。其言外之旨，在使人执亡意消，跃然自得。故曹溪曾唤其门人法海等曰：“汝等不同余人，吾灭度后各师一方，吾今教汝说法不失本宗——案：《坛经》载：‘然须传授从上以来默传分付，不得匿其正法。若不同见同行在别法中，不得传付，损彼前人，究竟无益，恐愚人不解谤此法’云云。此所云同见同行，即已悟可为一方师者；分付，即付嘱其悟他说法之典，要令不失本宗。后世一般邪魔外道，秘为六祖不传之据，谬甚。先举三科法门，动用三十六对，出没即离两边，说一切法不离自性。忽有人问汝法，出语尽双，皆取对法，来去相因，究竟二法尽除，更无去处”——案：此曹溪传其入室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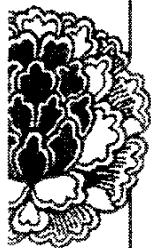


子说法之要，亦犹洞上有《参同契》及《宝镜三昧》等。其密传不令众知者，皆为护持不同见同行在别法中者，恐彼谤法获罪，执语障悟，别无他义。

此上来所举，祖自有释。今案：动用对法，出语尽双，即离两边，来去相因，乃运空有二轮以摧有空二见者也。究竟二法（空有、真俗等相对法）尽除，尽除者，是教下假诠。说一切法（五阴、十二入、十八界等三十六法）不离自性，不离者是教外妙心，指一切法离言自性。在《般若》、《瑜伽》诸经论，指其要归，无不如此。故曹溪乃真通教意、真能说法者也！又曰：“若有人问汝义，问有将无对，问无将有对，问凡以圣对，问圣以凡对，二道相因，生中道义。”其为志彻说《涅槃经》常无常义。又为神会说见不见、痛不痛义。对卧轮有伎俩曰：“慧能没伎俩。”对住心观静长坐不卧曰：“是病非禅，拘身何益。”对空知无见曰：“不见一法存无见，大似浮云遮日面；不知一法守空知，还如太虚生闪电。”对念佛生西曰：“西方只在目前”。——误十万亿佛土为十万八千里，此因不观经文，未解经义之故。此其与人解缚去粘、抽钉拔楔之妙，如所谓马前相扑倒便休！活泼泼地，赤洒洒地，坦荡荡地，露堂堂地，诚有不可言喻形容之者！



其曰：“吾有一物，无头无尾，无名无字，无背无面，问诸人还识否？”才被神会唤作本源佛性，即呵之为知解宗徒。以说一切法虽不离这个，而这个终不能言陈出之。神会名作本源佛性，以为假智假诠可得，遂滞于名相知解中，而失教外之传。此与贤首等之知解教徒，以诸美辞种种形容绘画绝言思之一真法界，自谓超越先哲，能言龙树、世亲诸祖所不能言，同一僭妄！殊不知诸祖岂不能言哉！特以实非言思之所及耳。虽构种种形容绘画之说，徒益名想之影，反障证悟之门，故曹溪力呵之。有曹溪力呵之，故虽有神会等知解宗徒，而宗风仍畅。慈恩等于知解教徒未力呵斥，故四教、五教兴，嘉祥、慈恩之教轮辍。清凉引而化之，陷泥已深。圭峰则由知解宗徒兼为知解教徒，宗下承曹溪风能斥去之，故宗弥盛。而清凉于圭峰又不能呵却之，故教益晦。厥后，永名顺而正之，落莫愈甚。宗徒教徒殊皆没入知解，不期离言妙悟，封著名相。二三真禅，惟用峻险或截击为法门，务以扬落知解为事，以延教外之传。故墮于知解者，不惟失宗，亦失于教。若曹溪之说法悟他，不惟得宗，亦得于教。昔一居士请云门曰：“三藏十二部教意即不问，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”问曰：“祖师意且置，汝道如



其曰：“吾有一物，无头无尾，无名无字，无背无面，问诸人还识否？”才被神会唤作本源佛性，即呵之为知解宗徒。以说一切法虽不离这个，而这个终不能言陈出之。神会名作本源佛性，以为假智假诠可得，遂滞于名相知解中，而失教外之传。此与贤首等之知解教徒，以诸美辞种种形容绘画绝言思之一真法界，自谓超越先哲，能言龙树、世亲诸祖所不能言，同一僭妄！殊不知诸祖岂不能言哉！特以实非言思之所及耳。虽构种种形容绘画之说，徒益名想之影，反障证悟之门，故曹溪力呵之。有曹溪力呵之，故虽有神会等知解宗徒，而宗风仍畅。慈恩等于知解教徒未力呵斥，故四教、五教兴，嘉祥、慈恩之教轮辍。清凉引而化之，陷泥已深。圭峰则由知解宗徒兼为知解教徒，宗下承曹溪风能斥去之，故宗弥盛。而清凉于圭峰又不能呵却之，故教益晦。厥后，永名顺而正之，落莫愈甚。宗徒教徒殊皆没入知解，不期离言妙悟，封著名相。二三真禅，惟用峻险或截击为法门，务以扬落知解为事，以延教外之传。故墮于知解者，不惟失宗，亦失于教。若曹溪之说法悟他，不惟得宗，亦得于教。昔一居士请云门曰：“三藏十二部教意即不问，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”问曰：“祖师意且置，汝道如



异熟识缘有漏种起有漏现行；自性若正，起十八正——无漏无垢识缘无漏种起无漏现行；若恶用即众生用，善用即佛用——“由此有诸趣及涅槃证得”。用由何等，由自性有——“无始时来界，一切法等依”。依此观之，曹溪确指第八识名自性，明矣！其颂四智，亦曰：“大圆镜智性清净，平等性智心无病”。此亦以第八名性，第七名心者。谓自性（第八）若清净，即大圆镜智。自心（第七）若无病，即平等性智也。然第八识名义纠纷，颇分难解。通名或曰一切种识，或曰阿陀那识，或曰本识，或曰正心。在有漏位，或曰阿赖耶识，或曰界趣生体，或曰异熟识；在无漏位，或曰庵摩罗识，或曰大圆镜智，或曰真佛身。就有漏中指无漏界曰如来藏，亦曰佛性。以假智诠指绝言思界曰一真法界，亦曰真如——真如一名，诸经论中多指遮空二执空理。然《起信》云：“惟是一心，名为真如。”又说真如之自体相及真如用。《楞严》亦说：“本如来藏妙真如性。”曹溪亦说真如自性是真佛及说真如用。此等所言真如，每与指一真法界或如来藏同，非但二空空理。而曹溪言自性，亦复通此多义。言自性本自清净等，是指如来藏或一真法界也。言自性邪正起十八邪正，是指异熟识或阿赖耶识或庵摩罗识或一



切种识也。其名义之玄纽若此之甚，无怪因《起信论》真如一名，生后人历久之诤欤！禅宗悟本体禅、主人翁禅，所悟虽亦离言法界，在异生位仍即阿赖耶、异熟识。前六刹那不生，末那我爱执藏暂现。此若执实，虽悟唯心，不悟无性，或入外道。了幻无性，取无性空，不透末后，或归二乘。进悟无性心源含融万法，乃大彻了。故《深密》云：“阿陀那识甚深细，一切种子如瀑流，我于凡愚不开演，恐彼分别执为我”——执为我即执为性，我义即性义，未悟无性故入外道。然在凡位欲求顿悟，除悟此亦别无真体，故《大佛顶》曰恐迷真非真；迷此非真欲别求真，终亦无真可得。呜呼！此可知曹溪自性一言所关之大矣！

然自性应专指诸法离言自性。若曹溪说为含藏识，不如易以通名，名以一心，或名自心为当。故吾有取于永明之举“一心为宗，照万法如镜”。

唐圭峰以瑜伽为法相宗，般若为破相宗，自居为法性宗，曰一乘显性教。以有情有本觉真心名如来藏，又名佛性。此亦以如来藏名法性者，不如名以真心为当。然其不脱知解，不悟诸法离言自性，作禅源论，尝曰：“心是其名，知是其体，知之一字，众妙之门。”以为举

知字即能得心體，宗門或斥之曰：“知之一字，眾禍之門！”明永覺賢以真心具空寂與靈知之二義，補曰“空寂之知”，謂圭峰取知遺空寂，不了真心。今按：空寂即無性義，空寂靈知即無性心。即心不悟無性，故成妄執；妄心若悟無性，即契真如。故空即知始是真心，彼執知為心體，且不悟心無性，更何解乎無性心哉！故後世宗師于曹溪所云自性，亦諱言之。但云“這個”，這一“著子”以指示之，誠以“說似一名即不中”也！（見《海》刊四卷十二期）

